

述国家图书馆藏《分门纂类唐歌诗》善本三种

陈尚君

宋末赵孟奎编《分门纂类唐歌诗》是宋编唐诗集中规模最大的一部。编者将该书目标定位为“聚一代之诗而成集”，全书得“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万七百九十一首”（引文均见卷首自序），已经接近清编《全唐诗》的格局。该书当时虽曾刊刻，可惜到明末清初仅存十卷左右。康熙间编《全唐诗》时，可能是依据曹寅家藏影宋钞本，在该书卷八八二至卷八八八补遗七卷中，据以补诗一百七十九首^①，此书价值始逐渐为世人所知。《四库全书》未收该书。阮元辑《宛委别藏》始收录，并在《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作了介绍。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选印宛委别藏》已收入是书，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印《宛委别藏》整套丛书，该书渐为学者所了解。只是至今为止，研究该书的论文，仅见张倩《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版本源流考》^②一篇，未免有些遗憾。笔者近日因到北京开会的机缘，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了馆藏该书的三种善本，即宋刊残本十卷、汲古阁影宋钞本和清钞本十一卷，略就所见，撰为本文。凡前引张倩文已述者则从简。

一、国图三种善本的简况

宋刊本存十一卷（检索号三七三七），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首有严元照嘉庆八年五月十六日题诗、题记，又五月廿六日题记，天地山川类山卷后亦有其题记二则，末有毛扆跋、顾广圻嘉庆壬戌跋、倪稻孙辛未跋。又附王善长致毛十相公启和唐孔明致于子荆札原件，二札所谈皆为毛扆委托寻访该书事宜。

汲古阁影宋钞本七卷（检索号八五九〇），存天地山川类晓类、川类两卷

①《全唐诗》各卷均不注文献来源。此数字为笔者追溯全书出处时，就这七卷逐一统计所得。

具体各卷据《分门纂类唐歌诗》录诗的数量是：卷八八二录十五首，卷八八三录十四首，卷八八四录四十首，卷八八五录三十首，卷八八六录四十八首，卷八八七录十四首，卷八八八录十八首。

②《中国诗歌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117页。

和草木虫鱼类三、五至八各卷。版式同宋本。末有毛扆跋。

以上二本所附各跋,均已收入《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四。

清钞本(检索号四七一九),存天地山川类四卷、草木虫鱼类六卷,凡十卷。末有吴騫四跋(分别写于乾隆丁未、己酉、甲寅、庚午)和唐翰题己已跋。

吴騫第一跋收入其《愚谷文集》卷四,题作《书宋赵孟奎分类唐歌诗残本后》。另騫所著《拜经楼诗集》卷七有《宋槧分类唐歌诗为严久能茂才作》,《拜经楼诗话》卷一亦有二则述此书故实。

以上三本具体内容后文再述。一般认为影宋钞本和清钞本都从宋本出,但在具体文字上稍有出入。清钞本较另二本多出一页,详后。文字之出入,试举萧颖士《□□□赵载同游焦湖夜归作》末数句,宋本作“兰□□□里,延缘蒲稗间。势随风潮远,心□□□□。□见出浦月,雄光射东关。悠然蓬壶□,□□□□颜”。但缺文处残留一些笔画痕迹。清钞本作“兰□□□里,延缘蒲稗间。势随风潮远,心与□□□。回见出浦月,雄光射东关。悠然蓬壶事,□□□□颜”。较宋本多存三字。《全唐诗》卷八八二所据可能为曹寅所藏明钞本,“□”上一字作“烟”,“颜”上一字作“衰”。估计传钞之时缺字笔画保存尚多,故能据以写定。

二、《分门纂类唐歌诗》传本概述

前引张倩文略有述及,尚可稍作补充。

《分门纂类唐歌诗》一书,宋末虽曾刊刻,但流传很少,在《永乐大典》和《诗渊》二书中均不见引用痕迹。《宛委别藏》本附录有毛扆所引明叶盛《涇东稿》卷一《书唐歌诗后》一文:“《唐歌诗》残书十册,录于雷景阳侍郎。此书赵孟奎编,分门纂类,其用志勤矣。旧凡百卷,今存此三十一卷,内三十一、三十二卷见名类,诗逸;三十九、四十仅有首末二纸,所存实二十七卷,盖三不及一也。景阳云尚有一册,寻未得。”叶盛(1420-1474),昆山人,正统进士,明宪宗时官至吏部左侍郎。雷景阳,当作雷景暘,名复(?-1474),宁远人,亦正统进士,成化间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二人传记分别见《献徵录》卷二六、卷六〇。二人皆明前期人,较毛扆约早近二百年。今仅知当时所见该书已经残损,所存仅二十七卷,且内容上与清以后传本并无交集,可能为另一部分残本。

《分门纂类唐歌诗》今存本除国图所藏三本外,《唐诗书录》著录山东藏明钞十三卷本,有曹寅跋。今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此本今藏山东省博物馆,仅存七卷,即天地山川类三十二、草木虫鱼类三至八,没有超出今知传本的范围,十三卷本恐属误传。《全唐诗》实编成于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当时所据本,应该就是曹寅所藏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又著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钞本,存十卷,细目为十八、二十至二十二、九十一至九十六。

三、《宛委别藏》本删削部分的说明

因为《分门纂类唐歌诗》在明清之间已仅存残本,阮元奏进时显然颇存顾虑,因此对原本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对此,傅增湘根据所见曹寅家影写宋刊本,已经对各卷被删削内容作了说明^①。原文较长,张倩文已全引,在此不重录。傅说尚有未尽,且对被删削文本未作具体引录和考释,今试述如次。

天地山川类之一卷末,《宛委别藏》本最后一首为白居易《暮立》,宋本尚存三行,内容为“黄州暮愁[┘] 项斯[┘] 凌渐冲泪眼,重迭自西来。即夜寒应合,非春暖[┘]”。按此诗全诗见《全唐诗》卷五五四,后缺部分为:“不开。岂无登陆计,宜弃济川材。愿寄浮天外,高风万里回。”

天地山川类之一卷首,尚存六行:“脑圆。衔来多野鹤,落处半灵泉。必共玄都奈,花[┘] 开不记年。[┘] 鞠侯[┘] 堪羨鞠侯国,碧岩千万重。烟萝为印绶,云壑是[┘] 堤封。泉遣狙公护,果教犬浑子供。尔徒如不死,[┘] 应得蹶玄踪。[┘]”按此为皮日休《奉和四明山九题》末二首,前一首题作《青棣子》,前缺文字为“山风熟异果,应是供真仙。味似云腴美,形如玉”。全诗见《松陵集》卷五、《全唐诗》卷六一二。《宛委别藏》本该卷既删去六行,而以张子容《巫山》为卷首,又新加目录,每页内容皆较宋本向右移动了三行。

天地山川类之三卷首,宋本尚存三行:“皮日休[┘] 七相三公尽白须,腰金印重不胜趋。问来总道[┘] 扁舟去,只见渔人在五湖。”《全唐诗》不载此诗,为皮日休的佚诗,题目不存,从本卷内容和诗意来看,大致是以“五湖”为题。

同卷卷末,《宛委别藏》本为张九龄《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②,宋本下尚有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近二页,序完整,未录诗。序见《李太白文集》卷一七、《全唐诗》卷一七九,较长不录。清钞本此卷末注:“以下元本阙一十三页。”

卷二二,为“天地山川类”之“山”,《宛委别藏》本卷首为郭密之《永嘉经谢公石门山作》。宋本此前尚存六行:“前趣奇,嵌岑转相逼。升峦初亭午,入涧逐景迫[┘]。丹壁烂霞辉,苍烟混松色。飞流霄间落,绝顶云[┘] 外匿。杳踏森易分,重溪杳难测。鲁峰昔延望,灵[┘] 境今已即。振策探仙都,解襟嬉逸域。五芝生碧[┘] 洞,晔晔正堪食。岂惟耽幽栖,实冀化羽翼。何必[┘] 阴马君,独览九丹力。[┘]”《全唐诗》不收此诗,为唐人佚诗,诗题与作者皆不详。从“振策探仙都”一句看,所游者为仙都山一带与道教有关之名山。

①《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3页。

②《分门纂类唐歌诗》录九龄诗,以《曲江集》卷四对校,可知实为《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和《南还以诗代书赠京都旧寮》二诗拼接而成,因其中脱漏“水淀还相阅菱歌亦故道雄图不足问唯想事风流南还以诗代书赠京都旧寮”三十一字,遂误为一首。各本皆如此,为赵孟奎编纂时之失误。

同卷杜甫《望岳》其二下，缺一页，其后太宗《望终南山》前有诗三行：“霜雪。唯惜许让王，遁时颍川瀝。千乘不回虑，万金¹宁易节。美物忌芳坚，达人讳明哲。孤高霞月¹上，杳与氛埃绝¹。”《宛委别藏》本与宋本同。此为唐无名氏佚诗，拙辑《全唐诗补编》卷五六据以收录，但缺录“颍川”二字，断句有误，又轻信《宛委别藏》本卷首目录，因拟题为《望岳》。今知《宛委别藏》本卷首目录为据残本内容补加，中有缺页，必非望岳诗，从内容看，应是与许由或夷齐有关之某山之题咏诗。

同卷末，宋本尚存三行：“题从生假山¹薛涛¹宅相多能好自持，爱山攒石倚庭陲。铜梁公阜¹。”《宛委别藏》本皆删去。此为薛涛佚诗。拙辑《全唐诗续拾》卷二五当时未见宋本，仅据张篷舟《薛涛诗笺·后记》收录，并据张说认为该诗为绝句，于残句末加十个方框。今按此诗亦可能为律诗，仍以不补缺文为是。

清钞本紧接薛涛残诗之后，存二页，内容如下：

（前缺）横空怪石危，山花斗日禽争水。有时带月归扣船，身闲自是渔家仙。

山上竭来采新茗，新花乱发前山顶。琼英动摇钟乳碧，丛丛高下随崖岭。未必蓬莱有仙药，能向鼎中云漠漠。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身轻骑白鹤。

采药竭来药苗盛，药生只傍行人径。世人重耳不重目，指似药苗心不足。野客住山三十载，妻儿共寄浮云外。小男学语便分别，已辨君臣知匹配。都市广场开大铺，疾来求者多相误。见说□康旧姓名，识之不识先相怒。

秋山

张籍

秋山无云复无风，溪
石床静，叶间坠露

秋山

白居易

文病旷心赏，今朝一登山。山秋云物冷，称我清羸颜。白石卧可枕，青萝行可攀。意中如有得，尽□不欲还。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心有千载忧，身无一日闲。何时解尘网，此地来掩关。

以上内容不见于宋刊本、影宋钞本和《宛委别藏》本，应该是该卷的一页残页，前后不连属。第一则缺题三诗为李涉《春山三竭来》，全诗见《唐百家诗选》卷一四、《全唐诗》卷四七七，清钞本倒数第二句“□康”应作“韩康”，其他文字差别不校。其二张籍诗，《张司业诗集》卷七存全篇云：“秋山无云复无风，溪头看月出深松。草堂不闭石床静，叶间坠露声重重。”其三白居易诗见《白氏长庆集》卷五，清钞本首句“文病”当作“久病”，“尽□”应作“尽日”。

卷九一为“草木虫鱼类卷第三”。其第三页A面存来鹏《牡丹》前半：“中国名花异国香，花开得地更芬芳。才呈冶态当春昼，却敛妖姿向夕阳。雨过阿娇慵

粉黛，风（下缺）。”《全唐诗》未收此诗，孙望《全唐诗补逸》卷一三据本书收录，判断原诗为七律，补出二十个方框，近是。B面各本皆缺失。第四页起首一诗仅存“蕊尘”二字。今检此二字即《全唐诗》卷六七二唐彦谦《牡丹》诗之末二字，全诗云：“真宰多情巧思新，固将能事送残春。为云为雨徒虚语，倾国倾城不在人。开日绮霞应失色，落时青帝合伤神。嫦娥婺女曾相送，留下鸦黄作蕊尘。”因明清各本《鹿门集》颇混入元明人伪诗，此二字对唐彦谦诗之甄别仍具价值。

卷九二卷首《木兰》诗“二月二十二”一首，各本皆缺作者。按此为李商隐诗，见《李义山诗集》卷下。

卷九四为“草木虫鱼类卷第六”。宋本、影宋钞本、清钞本均于于邺《路傍草》后，有“除草¹ 杜甫¹”二行，下缺一页二面，后接唐彦谦缺题“移从杜城曲”一首。《宛委别藏》本删去杜诗之二行和缺页，将唐彦谦诗右移一行，并补题《移□》。今检《文苑英华》卷三二七，唐彦谦此诗题作《移莎》，知《宛委别藏》本曾据其他文献校补。

此卷末，《宛委别藏》本终于王周《金盘草诗》。宋本和清钞本末均有张说《冬日见牧牛人担青草归》一首：“塞上绵应折，江南草可结。欲待梅岭花，远竞榆关雪。日月无他照，山川何顿别。苟齐两地心，天问将安设。”此诗《唐文粹》卷一八、《张燕公集》卷八、《全唐诗》卷八六皆收张说作，仅末句各书作“问天”，稍有不同。

卷九六为“草木虫鱼类卷第八”，卷末《宛委别藏》本止于顾况《凉公洞庭孤橘歌》，宋本、影宋钞本、清钞本末均有杜甫《病橘》前半：“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其宜。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下缺）。”此诗各本杜集皆收。《宛委别藏》本删去的目的，似乎是欲将残卷伪造成完卷。

四、《宛委别藏》本对宋本的改动

比起四库所收各书对善本的随意改动，阮元《宛委别藏》本大体尚能保存宋本的文本面貌，但也有一些随意的改动。

因避讳而改动。《宛委别藏》本多避清讳而改宋本，如“玄武湖”改“元武湖”，“虎丘”改“虎邱”，“罗弘信”改“罗宏信”，均较易理解。

因不识文字或不明文义而删改。卷九一宋本在白居易《元家花》后，紧接著录吕温《衡州岁前游合江亭见山樱蕊未拆因赋含彩悵惊春》。《宛委别藏》本似乎没有体会“含彩悵惊春”的意思，却采取了将吕温诗题左移一格，删去末五字，却在《元家花》诗后加上十个方框，以补全该页。其实，吕诗见《吕衡州文集》卷二，诗题原有“含彩悵惊春”五字，《元家花》见《白氏长庆集》卷一九，原诗就是五言六句的古体诗。此处添改纯属蛇足类的妄改。卷九三唐彦谦《紫薇花》第五句第二字，宋本作“靡”，阮氏标作□，可能因此字较少见。卷九三薛涛《朱槿花》，宋本作“红开露脸误文君，司莠芙蓉草绿云。造化大都排比

巧,衣裳色泽总薰薰”。阮氏可能觉得“司莠”二字有误,皆以方框标出。卷九四鲍溶《见袁德师侍御说江南有仙坛花因以戏赠》末句“衣花岁岁香”,阮氏“衣”字作□,或疑有误而存疑。

因涉民族忌讳而删缺。旧籍中涉及民族问题的所谓敏感语句,在《四库全书》中作了大量肆无忌惮的随意改写,这应是阮元熟悉的故事,因此他在奏进四库未收书时,对此亦作了适当的改动。以宋本与《宛委别藏》本对读,可以发现几处改动:宋本卷三二李益《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宛委别藏》本作《盐州过□□饮马泉》,诗中“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二句,“胡儿”二字也标作“□□”。宋本卷九二白居易《感白莲花》,有“埋歿汉父祖,孽生胡子孙”二句,《宛委别藏》本二句均用方框标为阙文。宋本卷九四王贞白《小芦》中“穿花思钓叟,吹叶小羌雏”二句,《宛委别藏》本“小羌”作“□□”。上举三例,其实并不涉及民族情绪,其中李益、白居易二篇,《全唐诗》均存原文,但阮元仍小心地加以讳避,可见清廷在四库开馆后文网已更趋深密。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分析阮元改动原本的原因时说:“(阮氏)意以书经奏御,断简残编,不使观览,于是篇章之缺失者则径删之,目录之不完者以意补之,甚者弥缝残失,俾充完卷,增损行幅,使接后文;其难于改饰者,则易其行格,别录成帙,徒取正气画一之观,而不惜轻改古本以就之。设非余亲见旧本,又乌知其鹵莽灭裂至于如此耶?”比对国图三本与《宛委别藏》本,可以加深对清代学人改订旧本的认识。

五、《分门纂类唐歌诗》的原书规模和残本卷次

《分门纂类唐歌诗》影宋本和《宛委别藏》本卷首均有赵孟奎之自序和全书总目。自序称“旁收佚坠,募致平生所未见者,得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万七百九十一首,大略备矣,列为若干卷”。没有说明全书总分多少卷。由于该书不见宋元书志著录,总卷数也没有其他记载,一般学者都据总目认作一百卷。但就今存各卷收诗数来说显然颇有疑问。以下是今本各卷之存诗数(据前引三种善本补,残诗作一首统计):

卷次	内 容	存 诗 数
	天地山川类·晓	186
	天地山川类·山	61
	天地山川类·川	49
二二	天地山川类·山	179
三二	天地山川类·泉石	147
九一	草木虫鱼类三·花三	136
九二	草木虫鱼类四·花四	122
九三	草木虫鱼类五·花五	135
九四	草木虫鱼类六·花六	105

卷次	内 容	存 诗 数
九五	草木虫鱼类七·木一	126
九六	草木虫鱼类八·木二	164

其中每卷收诗不足百首的两卷,相信只是残卷。但其余各卷,也没有一卷收诗数超过两百首。但如果以一百卷而收诗四万首来统计,每卷收诗数都应该在四百首左右。换言之,若全书收诗超过四万首,其全书卷数则绝不止百卷。以上引各卷存诗数来推测,全书总卷数应以三百卷为合适。

残本目录显示,天地山川类占卷一至卷三二,凡三十二卷;朝会宫阙类占卷三三至卷四十,凡八卷;经史诗集类占卷四一至卷四三,凡三卷;城郭园庐类占卷四四至卷六三,凡二十卷;仙释道观类占卷六四至七五,凡十二卷;服食器用类占卷七六至卷八六,凡十一卷;兵师边塞类占卷八七至八八,凡二卷;草木虫鱼类占卷八九至卷一百,凡十二卷。但编者在自序中云:“是集之编,搜罗包括,靡所不备。凡唐人所作,上自圣制,下及俚歌,郊庙军旅、宴飨道途、感事送行、伤时吊古、庆贺哀挽、迁谪隐沦、宫怨闺情、闲居边思、风月雨雪、草木禽鱼,莫不类聚而畛分之。”虽然不是分类的具体说明,但较完整地表达了他对唐诗总类的基本看法。与存本目录比较,军旅边思有部分可能存于兵师边塞类(仅二卷无法包涵所有作品),宴飨道途有部分可能包含在天地山川类和朝会宫阙类,草木禽鱼与草木虫鱼类虽仅一字之别,但应该另外还有鸟兽类方妥当,风月雨雪可能包含在天地山川类,但如“感事送行、伤时吊古、庆贺哀挽、迁谪隐沦、宫怨闺情、闲居边思”中的绝大部分,以及郊庙、道途等,毕竟还都没有着落。有关部分,应该收录在百卷以后的部分。这些内容,毕竟是构成唐诗主体的最重要部分,不容或缺。

严元照嘉庆八年跋宋本《分门纂类唐歌诗》云:“宋刻残宋本,往往为书估割去卷数,甚则去其首尾两页。此书存者于全书仅十之二,犹思作伪,割去首尾,几及半部。古书经劫,良可叹也。”虽然宋本已经有所改易,所幸尚存部分原貌,以之对核《宛委别藏》本,可知改动之剧烈。

一是今存残本的次第。其中草木虫鱼类自三至八,凡六卷,为原书卷九一至卷九六,此诸本一致,可以确定。天地山川类五卷,可以确定卷次的只有卷二二山(卷首为郭密之《永嘉经谢公石门山作》)、卷三二泉石两卷。其他三卷,《宛委别藏》本以晓类为第一,以山类(卷首为张子容《巫山》)为第二,以川类(卷首为皮日休《太湖诗》)为第三。傅增湘认为“以山水门类次序论之,则巫山、石门为山类,自应列前,太湖为水,应次之,泉、石宜又次之”。今检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以晓类一卷为卷十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钞本同,是该卷应补出卷次。川类一卷,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作二十□卷,从内容说,应在卷二十二以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钞本著录为二十至二十二卷,恐不确。张子容《巫山》一卷在卷二十二前后位置较难确定。据上述诸证,大致可以认为天地

山川类五卷之顺序应为:卷十八晓,卷二十二山,其次为张子容《巫山》一卷,再次为皮日休《太湖诗》一卷,卷三二泉石卷殿之。

二是宋本仅存草木虫鱼类数卷目录,天地山川类各卷目录皆为阮元根据残卷内容补编,不能反映原书的面貌。其中晓类一卷宋本目录仅存《晚步》以下六题,卷末残,但已近结束,故虽然前二页目录为阮氏臆补,大致还能反映原卷面目。张子容《巫山》和皮日休《太湖诗》二卷,首尾皆残缺颇甚,距离原卷内容相去甚远,阮氏则前为补出目录,前后皆补出书名门类,颇不足取。卷二二首尾皆有残诗,阮氏割去残诗,目录和书名门类皆其所补。唯卷三十二宋本首尾完整,阮氏没有增补。卷九四、卷九六皆首存尾残,但从卷首目录来看,大约各仅残一二页,阮氏割去卷末残诗,补录尾题,似成完卷。

六、《分门纂类唐歌诗》之辑佚和校勘价值

如前所述,《全唐诗》曾据《分门纂类唐歌诗》辑诗 179 首。《全唐诗补编》据该书录佚诗十八首,除前引来鹏及佚名二首外,另录王绩《春旦直疏》(见《全唐诗补逸》卷一)、裴度《厅事之西因依墉壑为山数仞有悬水焉予理戎之暇聊以息宴此相国张公之所作也缅怀高致时濯尘缨即事寄言而赋斯什》(同书卷六)、李涉《杪春再游庐山》^①、薛涛《朱槿花》、《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同书卷七)、刘得仁《泾川野居春望》(同书卷一二)、皮日休《题包山》、司空图《晚思》(同书卷一三)、罗弘信《白菊》、《柳》、卢士衡《望山》(同书卷一四)、栖白《看南山》、贯休《咏红芙蓉上宋使》^②、《苔藓》二首、修睦《长安柳》(同书卷一八)等十五首。本文前节已述及在《宛委别藏》本删削掉的残文中,至少还有两首佚诗。若能依靠现代的检索手段,将该书所存唐诗逐篇检索一遍,还会有新的发现。

另卷九四收王贞白《小芦》:“高致想江湖,当庭植小芦。清风时自至,绿竹兴何殊。嫩喜日高薄,疏忧雨点粗。惊蛙跳得过,斗雀袅无馀。未识笆篱护,几抬筇竹扶。惹烟轻薄柳,蘸水软青蒲。溉灌情偏重,琴尊赏不孤。穿花思钓叟,吹叶小羌雏。寒色暮天映,秋声远籁俱。朗吟应有趣,潇洒十馀株。”《全唐诗》卷七〇一收此诗,题作《芦苇》,与此有十二字不同,亦可知本书之校勘价值。四库本宋王质《雪山集》卷一三有《咏芦》一篇云:“高致想江湖,当庭植小芦。清风时自至,绿竹兴何殊。溉灌情偏重,琴尊赏不孤。朗吟应有趣,潇洒十馀株。”即王贞白诗的节写本。《雪山集》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估计是因王贞白之名脱误而错成王质。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①《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吴汝煜、胡可先认为此诗为涉兄李渤作。

②此诗《全唐诗补编》修订本曾加按语:“‘宋使’二字下当脱‘君’字。”今检清钞本下已补“君”字。